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幸福的高度

安凉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幸福的高度

安 凉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的高度/安谅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28 - 4

I. ①幸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2974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28 - 4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4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爱的力量

- 阳台上的微笑 /002
硬汉 /003
一个陌生男子的微笑 /005
老桥工的梦 /007
空座 /009
朋友 /010
有忧 /012
阿魏的婚事 /014
弃婴 /016
好人之谜 /018
秘书长 /020
五分熟 /022
心域 /024
卖冰棍的老头 /026
生动的一课 /027
嘈杂的车厢里 /028
想象力 /029
铺满阳光的大街 /030

第二辑 人生况味

- 舌头什么时候得罪了牙齿 /033
夜半歌声 /035
如厕 /037
理想 /039
我和你比毅力 /041
师恩 /043
“90后”女孩 /045



我好像见过你	/046
超前	/048
花节	/049
节日短信	/051
善恶	/052
万能民工	/053
安全带	/055
司机与狗	/056
手心里的痣	/058
秘密	/059
距离	/061
保安	/063
忏悔	/064
钥匙包	/066
贵人	/068
并不荒诞的电话	/071
山里的爱情	/073
书香	/074
父亲节	/075

第三辑 幸福高度

幸福的高度	/078
快递员的赞叹	/080
门禁坏了	/082
平易近人	/084
老邻居	/086
戴鸭舌帽的老人	/089
生男生女	/092
哦,抱歉!	/094

寻车	/096
傻根	/100
孩子的噩梦	/102
四眼叔	/104
我要成名	/106
真搞不好了	/108
春霾	/109
暗号照旧	/111
直播女孩	/114
陌生人的拥抱	/116
司机老马	/120
男儿泪	/123
山里山外	/125
母亲只有一个	/126

第四辑 真情故事

腌笃鲜	/130
书生有礼	/133
醇香的封缸酒	/136
代驾的故事	/138
秋夜	/143
阿强的醉事	/146
说与不说的故事	/149
阿峰的笑声	/151
瘸腿上官	/153
乡下人	/156
脸面与良心	/158
也许只见一面	/160
儿子与名人	/163

真情“沪二代”	/165
生命的每一天	/168
巷口有一张小竹椅	/170

第五辑 近处风景

美丽进行时	/173
那天的巧遇	/175
近处的风景	/178
摇纸扇的小老头	/181
同学一场	/184
羡慕	/187
真诚大礼	/188
爷爷,外公和爸爸	/191
老人与士兵	/194
餐桌上的“老外”	/196
陌生电话	/198
这里有好车	/200
鞭炮的年味	/201
长大了的心	/203
脱发恐慌症	/204
礼数	/206
惊险一幕	/209
母亲说	/211
套路	/214
穿黑运动衫	/215
买鞋	/216
好爸好妈与自己	/217

第一辑

爱的力量



阳台上的微笑

收拾完工具,“婆婆嘴”颇为神秘地发布消息:“哎,各位,瞧见了没有,对面的那个小姐,嘿,老盯着我们,八成相中谁了。”

其实不用他说,大伙也都心中有数,对于一个妙龄姑娘的关注和微笑,热血男儿岂能熟视无睹?那姑娘大约十八九岁的模样,挺清秀,酷似台湾影星林青霞,极惹人怜爱。打我们骂爹骂娘地开进这条坑坑洼洼真该诅咒的弹石路,她便坐在对面的阳台上,支着下巴,静静地注视着我们,脸上漾着甜甜的、还带着其他什么味儿的微笑。兴许怕冷,她腿上还裹着毯子,够让人琢磨的。

话既点穿,大伙可都憋不住了。

“这小姐蛮白嫩的,和新上市的茭白差不离儿!”

“对呵!和你倒挺般配的。一黑一白,对比真够鲜明的!”

“婆婆嘴”无事生非。

“去你的,当心拧断你胳膊!”

“喂,我看这姑娘没正经事,整天笑咪咪的,怕有些……”

“别他妈的胡说八道!也许,人家闲着没事,看着玩的。”

……

或许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吧,我们这些小伙干起活来忽然有使不完的劲:“头儿,三渣又不够了。快点儿呵!”“给我换把新铲吧,这破玩意儿!”……队长看着看着,也有点莫名其妙。是啊,在这枯燥、机械的劳作中,那姑娘的微笑不仅是一缕温馨的阳光,



一曲舒缓的清歌,那微笑似圣母玛利亚,又像达·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。

虽然我们仍时不时猜测、逗乐甚至是十分粗俗地取笑,但都事先有约似的,把嗓门压得低低的,生怕惊扰了她。一天风猛,她消失了,我们一整天无精打采,心里空落落的。一条平坦的沥青路面提前铺就。大伙心血来潮,要搞一个竣工典礼,并且请上那姑娘。半小时后,“婆婆嘴”独自失意而归。

“那小姐不愿来?”

“嘿,他妈的不识抬举!”……大伙怒不可遏。

“不,不,你们别……”“婆婆嘴”急了,嗓音都有些哑了。这小子究竟怎么了?! 稍顷,他喃喃地说:“她,没腿。去年暑天,就在这条街,她绊倒了,后面的车……”大伙儿突然缄默了,陷入从未有过的沉思之中……

硬 汉

铃声骤响。傅军蓦地惊醒,从刘书记的那张藤椅上弹跳起来,一把抓过话筒:“喂,我是傅军,什么? 水管爆了?”他脑袋“嗡”的一声,仿佛爆裂的不是水管,而是自己的脑袋。

“这些民工干什么吃的?!”他摔下话筒,直奔工地。

道路拓宽工程日期甚紧,他这个工地主管已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。要不是公司刘书记以找其谈话的名义把他叫到公司,强迫他打个盹儿,他决不会离开工地半步。

临近工地，他发觉事态的严重：承包部分路段施工的民工居然把一个大口径的水管给碰破了。水流横溢，仅仅一会儿工夫，已蔓延到周围的厂家和居民，并且开始殃及那家简易仓库。这里边的水泥，可是政府在材料十分紧缺的情况下，专门拨给他们的。他一急，尿都差点没憋住。

沿路居民骂骂咧咧。好几户人家正用脸盆急急地往外排水，看见他都气呼呼的。一个步态迟钝的老妇人拽着他的胳膊，说：“你去看看，都成什么样子了！”他不敢正视那双眼睛，只低低说了声：“抱歉了！”便赶紧走开。

眼下最重要的是水泥，水泥！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。

他朝大伙儿嚷嚷着，一头钻进了水泥仓库，并很快就趟着水跑了出来，肩上架着两袋水泥。惊慌失措的大伙儿明白了，跟着他搬运起了水泥……

路泥泞。水没过了脚踝。傅军大气不喘，一连跑了好几个来回。突然他脚下一滑，身子失控，向左边倾斜，水泥也欲从肩上跌落。“傅主管！”此时，有人眼疾手快，助了他一臂之力。傅军大吼了一声。他稳稳地站住了。粗壮的手臂及时地扣住了下落的水泥。

数十吨水泥终于被转移到了高地。水管泄露也终于被制止了。傅军浑身汗水泥泞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向那户居民家走去。

屋子里水居然没至膝盖。那堆煤饼已酥软地瘫在地上。那位老妇人手拿着脸盆，全身湿漉漉，筋疲力尽地瞥了他一眼。

泪水从这位铮铮铁汉的脸上滚落。他讷讷地喊了一声：“娘。”



一个陌生男子的微笑

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。讲这故事的，是一位美丽而端庄的姑娘。她说：大约是在杨柳吐绿，春风送暖的季节，我开始注意起他的微笑，并由微笑开始注意起他这个人。

那天，我从浦东陆家嘴摆渡回家，在船上，无意间发现他抿着嘴朝我微笑。我以为他是在向我身旁的熟人打招呼，可环顾左右无一人应答，显然，他的微笑是对着我来的。我有点纳闷：我好像并不认识他，也不大可能在何种公众场合同他打过什么照面。于是，我没有理他。我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姑娘，而且长得不算难看，像这种带着微笑的注目礼，甚至比这热情得多的表示我见多了，它怎么会打动我的心……

但自此以后我就发觉，他的微笑差不多总是在每天的同一时刻出现在面前。有时是在渡轮上，有时是在候船室里。还有一次，他刚巧站在我身旁，我突然紧张起来，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良的企图。然而，他只是一如既往地朝我微微一笑，没有任何其他表示。我开始注意起这个陌生的男子了。好几次，我故意做出一副严峻而冷漠的神态对待他那似乎含情脉脉的微笑，而这时，他就会凝视我一会儿，然后带着那极自然的微笑把目光移开。我于是偷偷地打量着他：眉清目秀，鼻梁上架着一副与他肤色并不相配且已不合潮流的秀琅架眼镜，完全是一介书生的模样，柔和的眼神，透露出几分灵秀之气，那随意的微笑，礼貌、亲切、极有分寸。



我想,这样一个青年,决不会是轻浮之辈,过分的戒备看来是多余的。但我仍旧弄不清,他与我素昧平生,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如此友好?

年底,单位发了好多年货,鱼呀肉呀什么的。一上码头,盛年货的袋子便彻底“罢工”了,东西撒了一地,我甚为狼狈。此时,他恰从后边赶了上来,抿着嘴朝我笑笑,从自己的皮包内取出一只塑料袋,将我撒落在地的东西一一拾起盛好,然后,朝我笑笑说:“还要帮什么忙吗?”见我迟迟没做出什么反应,便很和蔼地说道:“那我走了。”这时我才回过神来,想人家帮了自己的忙,自己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,很不好意思,刚想开口,晚了,人家已经踏着稳健的步伐走远了。

回家后,我便把有关这陌生男子的一切以及我的困惑告诉了母亲。母亲是大学教师,见多识广,听完后笑笑,宽慰我说:不必多心,看来小伙子是善意的。然而,我仍然有些紧张。不为别的,只因为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。陌生就好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,使我无法摆脱神秘与恐惧之感。于是,我开始逃避他的微笑。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月。那天,我又在渡轮上与他不期而遇。这次,他的身边还依偎着一个姑娘。姑娘长得白皙、俏丽,他们低着头说笑,样子很亲热。看来姑娘准是他的女友,也许是新婚不久的妻子。这时他抬头看见了我,像往昔一样,仍然抿着嘴向我送来坦然的一笑。此时,我才发觉,原来他的微笑其实是很纯真,很澄澈,也是很矜持的。

以后,我自然仍常常见到这位陌生男子,以及他那曾令我费劲猜测的微笑,但我们之间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生,甚至也没说过一句话。但他的微笑却越来越让我感到亲切,感到温暖。我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。但自此以后,我总

感觉到自己的周围少了点什么,至于它是什么,却说不清楚。很久很久才恍然大悟,少了的不是别的,正是陌生男子的这种微笑,我因此而深感怅惘。而这微笑本来是极为宝贵的,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心灵的呼唤和交流,但我却让“陌生”二字把自己封闭起来,将这微笑拒之门外。我衷心祈愿在生活中能多些这样的微笑,此刻,永远……

老桥工的梦

老桥工纪秋种终于按捺不住自己了。这些天新闻媒体对大桥建设大张旗鼓的报道,在老头的心里点起了一把火。他翻找出当年的那套工作服,便直奔工地。他得为大桥做点什么,他还得瞧瞧那个让他伤透了心的儿子。

老桥工的大桥梦已有了好多个年头了,打他以七尺之躯融入那支艰苦卓绝、四处为家的桥梁工程队之后,这个美丽的梦从未泯灭过。他要和工友们一道,彻底征服这阻隔了两岸交通的滔滔浦江。然而光阴易逝,大桥之梦难圆。老桥工壮志未酬,就到了退休的年龄。待业在家的儿子顶替了他。数年之后,大桥建设的消息传来了,老桥工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,他想等儿子回家后好好聊聊,可这个整日怨天尤人的“讨债鬼”迟迟未归,老头窝着一肚子火。这几十年的大桥梦,还得由儿子他们去实现,可儿子偏偏不争气!

前几天,几个星期没回家的儿子跌跌撞撞地回来了,额头上

还贴着块白纱布，渗出些许血丝。老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压着心头的怒火。“没——什——么。”儿子一脸无所谓。“是路见不平？见义勇为？”老头语气不无讥讽。“不——是。”儿子答道。“是工地着火，救火碰的？”老头火气直往上蹿。“不——是。”仍然是那种随便、轻慢的口吻。老头憋不住了，扬手一巴掌：“你这不成器的家伙，你给我滚！”儿子怔住了，随即甩手出了门。老头对着背影狠狠啐了一口，他真懊恼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。这大桥梦，唉！

工地对于老桥工来说，具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。那里面仿佛有许多无法诉说的丰富的人生内容。桥面上，巍峨的主塔之下，工人们正在劳作，在阳光的映衬下，犹如一幅画，深沉而壮丽。面对已具雏形的大桥，老桥工被深深震撼了。它远比想象中的更恢弘、更气派。他转身往指挥部走去。他打定主意，留下不走了。

“是老纪师傅呀，快请坐。我正想找你呢。”李队长迎了上来，把他请进办公室。“什么事？”老头目光掠过一丝忧虑。“还不是你那个宝贝儿子，不听话呀！”李队长笑着向他告状，“我正想找你好好劝劝他。”果真如此。老头鼻子里“哼”的一声，腾地站起身来：“就当我没这个儿子，我老头今天是顶替来的！”李队长诧异了。恰恰这时有人闯进队部，说纪小龙晕倒了。李队长赶紧奔了出去，老头愣了愣，也紧跟而去。

纪小龙此时躺在一个工友的臂弯里，已微微睁开了眼睛。李队长心疼地下令道：“赶快送医院，没我允许，不准上工。”

老桥工渐渐明白了，儿子在工地上生龙活虎，一干就是几天几夜。那天实在太困，撞破了额角，是李队长命令才回家休息的。

他激动而又内疚地走过去，握住儿子的手，摇了摇。儿子轻轻地说道：“没关系，爸爸，工期紧呀！”



老桥工双眼湿润了。他凝望着如鹰一般展翅欲飞的大桥，忽然觉得，儿子就像是那座大桥！

空 座

夜阑人静。刚上完夜课的他，此时正在车站上孤零零地候车。他回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。

车来了。他踏上车，两腿感觉很沉。他扫视了一眼车厢，乘客稀稀疏疏的。他发现在斜对面还有个空座，于是随着车厢的晃动，他趑趄趑趄地走了过去，还差一两步，他突然站住了，他蓦然觉得有点蹊跷：那两位比他挨得更近些的乘客怎么没有落座？他俯下身子，借着车厢昏暗的灯光，终于看见那上边有一团黄澄澄的黏状东西。他明白了，虽然在讲台前站了大半天，腿肚子酸酸的，但他还是不愿因此而弄脏了自己簇新的毛裤。

他抓紧扶杆，多少有些惋惜地瞥了那个座位一眼。

车停了，那两位站着的乘客下了车。又上来了一位打扮入时、模样俏丽的姑娘。她发现了那个座位，怕被人抢了似的跑了过去。走到跟前，她也看到一团黄澄澄的黏状东西。她抬起头来，看了看身旁的他，脸上有点尴尬，也有点悻悻然。

此时，后门上车的那位中年汉子也走过来，并诧异地打量了他和她。及至目光落在那个座位上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他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莽撞。

颠簸摇荡的车厢里，只有他们三个站着，紧握着扶杆的手掌

都沁出了汗水。

车又到站了，一位穿牛仔服的小伙子跳上车。他三步并作两步，几乎是蹦跳着跑到那个座位前，他显然也发现了那团不明物。他埋下头来，看得很仔细，然后，他潇洒地打了一个响指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站着的三位都看得呆了。投去的目光，说不清是惊讶，是遗憾，还是幸灾乐祸。

他们面面相觑。

到终点站了，车厢里突然一片亮堂。小伙子首先跳将起来。他们急忙朝他屁股底下望去：什么也没粘上。

临下车时，他悄悄地用手在座位上摸了摸，见鬼，什么也没有。

朋友

阿猛和单宏同在一家公司工作，关系蛮不错，家又住得近，有时也串串门，聊聊天。

单宏是个英俊倜傥的小伙子。可某一天清晨醒来，一头乌黑的头发见了鬼似的脱落了大半。白生生的头皮和所剩无几的几缕发丝，相互映衬，斑驳杂乱，看了真有点毛骨悚然。整个夏天，他都戴上那顶褪了色的绿军帽进进出出，神情抑郁又有点自卑。他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沉默寡言，深居简出。

阿猛那时想，单宏确实够不幸的，倘若这倒霉事儿让自己撞